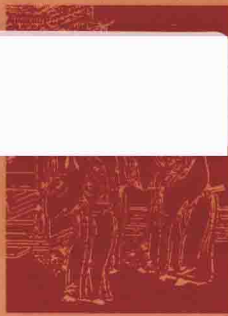


(清)陈 忱 著

水浒后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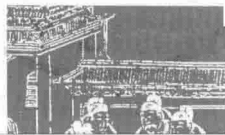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社



(清)陈忱著

水滸后传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后传 / (清)陈忱著; 茂山点校.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506-2577-8

I. ①水… II. ①陈…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9251号

- 书 名 水浒后传
著 者 (清)陈忱 著 茂山 点校
责任编辑 常宁文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s.com>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南官渡路20号 邮编:215104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89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2577-8
定 价 21.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12-68180638)

出版说明

《水浒后传》是《水浒传》的续书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内容承接《水浒传》而继续发展，讲述了劫后幸存的梁山泊英雄李俊、阮小七、李应、燕青、乐和等，由于奸臣的迫害，再一次揭竿而起，啸聚山林，以暴力反抗官府的压迫。在金兵入侵北宋时，奋起抗击，最后迫于时势，撤到海外创立基业。本书的内容，与作者写作时所处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此书最早刊刻于清康熙三年（1664），虽然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已基本确立，但各地民间的反清浪潮依然此起彼伏。书中最后写众好汉远赴海外；李俊立国暹罗，正是对郑成功拥兵海上据台抗清的影射。

作者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吴兴）人。约生于明朝万历后期，卒于清康熙初年。盛年时，他正逢明清易代，面对国破家亡、江山易主的巨变，他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感情，以明遗民自居，绝意仕进。曾与顾炎武、归庄、顾樵、吴炎等名士结成“惊隐诗社”（又名“逃亡盟”），以民族气节相激励。

本书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想象丰富，情节曲折，其中的第九、第十回写李俊与太湖渔霸丁自燮斗争的故事，成为后来著名的京剧剧目《打渔杀家》的蓝本。

出版说明

这次校点整理,以清光绪三年(1877)申报馆排印本为底本,以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大字圈点本为校本,重新点校整理,既改正了一些明显的误字,也订正以往整理本中的一些断句错误。

水浒后传序

尝论夫水发源之时，仅可滥觞，渐而为溪为涧，为江为湖，汪洋巨浸，而放乎四海。当其冲决，怀山襄陵，莫可御遏，真为至神至勇也！及其恬静，浴日沐月，澄霞吹练，鸥凫浮于上，鱼龙潜其中，渔歌拥柁，越女采莲，又为至文至弱矣！文章亦然。苏端明云“我文如万斛泉”是也。《水浒》更似之，其序英雄、举事实，有排山倒海之势；曲画细微，亦见安澜文漪之容。故垂四百余年，耳目常新，流览不废。近世之稗官野乘，黄茅白草，一览而尽，不可咀嚼。岂意复有《后传》，机局更翻，章句不袭，大而图王定霸，小而巷事里谈，文人之舌，慧而不穷。世道之隆替，人心之险易，靡不各极其致。绘云汉觉热，图峨眉则寒，非一味铜将军铁绰板提唱梁山泊人物已也。

嗟乎！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腹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然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言成串，触处为奇，又非口然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

昔人云：《南华》是一部怒书，《西厢》是一部想书，《楞严》是一部悟书，《离骚》是一部哀书。今观《后传》之群雄之激变而起，是得《南华》之怒；妇女之含愁敛怨，是得《西厢》之想；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

得《离骚》之哀；牡蛎滩、丹露宫之警喻，是得《楞严》之悟，不谓是传而兼四大奇书之长也！虽然，更为古宋遗民惜。浑沌世界，何用穿凿，使物无遁形，宁不畏为造化小儿所忌？必其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茆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纤青拖紫，策坚乘肥，左娥右绿，阿者堆塞，饱饕酒肉之徒，能措一辞也！安得一识其人以验予言之不谬哉？

万历戊申秋杪，雁宕山樵识。

目 录

- 第 一 回 阮统制梁山感旧 张干办湖泊寻灾…………… 1
- 第 二 回 毛孔目横吞海货 顾大嫂直斩豪家…………… 10
- 第 三 回 病尉迟闲住遭殃 栾廷玉失机入伙…………… 19
- 第 四 回 鬼脸儿寄书罹祸 赵玉娥炫色招奸…………… 27
- 第 五 回 老管营蹇遭横死 扑天雕冤被拘囚…………… 35
- 第 六 回 饮马川李应重兴 虎峪寨魔王斗法…………… 43
- 第 七 回 李良嗣条陈赐姓 铁叫子避难更名…………… 51
- 第 八 回 万柳庄玉貌招殃 宝带桥节孀遇盗…………… 59
- 第 九 回 混江龙赏雪受祥符 巴山蛇截湖征重税…………… 68
- 第 十 回 墨吏赔钱受辱 豪绅敛贿倾家…………… 76
- 第 十 一 回 驾长风群雄图远略 射鲸鱼一箭显家传…………… 84
- 第 十 二 回 金鳌岛开基殄暴 暹罗国被困和亲…………… 92
- 第 十 三 回 救水厄天涯逢故友 换良方相府药佳人…………… 100
- 第 十 四 回 安太医遭谗避迹 闻参谋高隐留宾…………… 108
- 第 十 五 回 大征战耶律奔溃 小割裂企弓献诗…………… 116
- 第 十 六 回 浔阳楼感旧题词 柳塘湾除凶报怨…………… 123
- 第 十 七 回 穆春喋血双峰庙 扈成计败三路兵…………… 131
- 第 十 八 回 黄统制遭枉归山 焦面鬼谋妻落井…………… 139

目 录

第十九回	纳平州王黼招兵 逐强徒徐晟夺甲	147
第二十回	卖杨刘汪豹累呼延 失保定朱仝投饮马	155
第二十一回	李应火烧万庆寺 柴进仇陷沧州牢	163
第二十二回	破沧州义友重逢 困汴京奸臣远窜	171
第二十三回	丧三军将材离火宅 演六甲儿戏陷神京	179
第二十四回	献青子草野全忠 赎难人石交仗义	187
第二十五回	折王进小乙逞雄谈 救关胜大名施巧计	194
第二十六回	逢天巧荒殿延英 发地雷寺基歼贼	202
第二十七回	渡黄河叛臣显戮 赠鸩酒奸党凶终	210
第二十八回	横冲营良马归故主 郓城店小盗识新英	218
第二十九回	还道村兵擒郭道士 紫髯伯义护美髯公	226
第三十回	聚登云两寨朝宗 同泛海群雄辟地	234
第三十一回	国主游春逢羽客 共涛谋逆遇番僧	242
第三十二回	庆生辰龙舟观竞渡 篡宝位绮席进霞丹	250
第三十三回	头陀役鬼烧海舶 李俊誓志守孤城	258
第三十四回	大复仇二凶授首 议嗣统众杰归心	266
第三十五回	日本国兴兵构衅 青霓岛煽乱歼师	276
第三十六回	振国威胜算平三岛 建奇功异物贡遐方	284
第三十七回	金鳌岛仙客题诗 牡蛎滩忠臣救驾	292
第三十八回	武行者僧房叙旧 宿太尉海国封王	300
第三十九回	丹霞宫三真修静业 金銮殿四美结良姻	309
第四十回	荐故观灯同宴乐 赋诗演戏大团圆	317

第一回 阮统制梁山感旧 张干办湖泊寻灾

诗曰：

甲马营中香孩儿，志气倜傥真雄姿。殿前点检作天子，陈桥兵变回京师。黄袍加身御海宇，五代纷争从此止。功臣杯酒释兵权，神武不杀古无比。可惜时无辅弼臣，维王杂霸治未闻。烛影斧声垂青史，那堪再误伤天伦。立位逾年改号蚤，金膝誓约为故草。秦王贬黜尺布谣，德昭德芳俱横夭。竖儒倡议欲南迁，宗社岌岌烽火连。御盖过河呼万岁，南兄北弟始两全。澶渊之役作孤注，乾坤再造功无二。朝中不拔眼中钉，雷阳枯竹沾新泪。圣人特降赤脚仙，深仁厚泽四十年。南衙笑似黄河清，枢使夜夺昆仑天。青苗法行伤国脉，郑侠绘图忤安石。天中桥上子规啼，半山堂内无筹画。首揆幸有涑水公，市夫佣贩皆融融。军中韩范惊破胆，金莲送归词翰荣。元祐党人何所负？窜逐诛夷皆准奏。日射晚霞金世界，竟成语讖为北狩。崔君泥马渡九河，六官能唱杭州歌。二圣回归尚无日，将军愤死呼渡河。朱仙镇上虬生胄，痛恨黄龙志未售。风波亭内碧血凝，甘心侄媵微臣构。天道昭昭不可移，神器重归艺祖裔。侍奉两官孝莫伦，茸母生时雪窖悲。十里荷花三秋桂，立马吴山势崩溃。淮山之捷出书生，干戈祸定天应悔。炙手可热握大权，侍郎充犬吠篱边。空谈性命成何济？谢金函首玉津园。半闲堂中斗蟋蟀，襄阳五年围不撤。楼台灯火葛岭西，湖上平章欢未歇。破竹迎降水逆流，东南半壁谁能留？可怜无计干净地，开花结子在棉州。皋亭山下嘶万马，孤儿寡妇何为者？钱塘江上潮不来，朝臣尽立降旗下。零仃洋

第一回

里叹零仃，空扶幼主在翔兴。甲子门中大星陨，赵氏块肉浮江滨。小楼三年在燕市，成仁就义真国士。黄冠故乡不可期，大宋正统乃绝此。六陵冬青叫杜鹃，行人回首望断烟。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续旧编。

这首长歌，是说宋朝得国之始，败国由之。自太祖开基，太宗承统，其中列圣相传，并无荒淫暴虐之主，只是优柔不断，姑息为心；又有佞王之臣接踵而生，害民误国，把一座锦绣江山，轻轻送与别人。其中虽多经济大臣、韬铃勇将，却都弃置不用，无由展其长技。后来国势将倾，虽有几个能人，也就不能挽回了。且如教主道君徽宗皇帝，天资高朗，性地聪明，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无所不能，无所不晓。若朝中有忠直的臣宰赤心谏导，要做个尧舜之君，却也不难。他却偏用蔡京为相，引进了一班小人，如高俅、童贯、杨戩、王黼、梁师成之辈，都是阿谀谄佞，逢君之恶，排摈正人，朘削百姓；所做的事，却是造良岳、采花石纲、弃旧好、挑强邻、纳贿赂、任私人、修仙奉道、游幸宿娼，无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务，遂至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岂不可惜！

即如梁山泊内一百八人，虽在绿林，都是心怀忠义，正直无私；皆为官私逼迫，势不得已，避居水泊。后来受了招安，遣他征伏大辽，剿除方腊，屡建功勋，亡身殉国；平定江南回京之日，可怜所存者不过十分之三，虽加封官职，已是功高不赏。那奸臣辈还饶他不过，把卢俊义宣召到京，赐宴之时，瞒着徽宗，暗地里下了慢药，回至庐州，水银毒发，坠水而亡。又将鸩酒赐与宋江。宋江明知有毒，恐怕留下李逵惹是招非，坏了一生忠义，骗他来与他同饮，双双而死，葬在楚州南门外，宛似蓼儿洼一般。吴用、花荣与宋江平日最好，闻知此信，来到宋江墓上，对面缢死，也就殡在一处。那楚州百姓，受宋江恩惠的，墓边经过，无不堕泪，春秋常来祭奠。可见公道原在人心。有诗为证：

戴渊昔日出南塘，入洛能殉社稷亡。

今日忠心同类此，空悲父老奠壶浆。

这一段话是《水浒传》的煞尾，前已讲过，为何重复提起？看官不知，大凡忠臣义士，百世流芳，正史稗乘为他立传著录，千古不泯，如草木之有根茎，逢春即发；泉水之有源委，遇雨则流。宋江一片忠义

之心，策功建名，不得令终，负屈而死。那些亡过之人，已是不能起死回生，但还有存在的许多肝胆义士，岂可不阐扬一番，为后世有志者劝？

他当日同心合胆兄弟，共是一百八人，为征大辽、伏方腊，殁于王事者过半；所存者，除了武松损了一臂已作废人，在杭州六和塔下养老不算，其余还有三十二人。是：

公孙胜、呼延灼、关胜、朱仝、李俊、李应、戴宗、燕青、孙立、孙新、阮小七、柴进、朱武、黄信、樊瑞、乐和、童威、童猛、宋清、裴宣、穆春、蒋敬、萧让、金大坚、安道全、蔡庆、杜兴、杨林、邹润、凌振、皇甫端、顾大嫂。

这些人，或有赴任为官的，或有御前供奉的，或有闲居隐逸的，或有弃职归农的，或有修真学道的。这三十二人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离条，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了。谁知事有凑巧，缘有偶然，机括一动，辐辏联合，比前番在梁山泊上更觉轰轰烈烈，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功垂竹帛，世享荣华，成了一篇花团锦簇的话文。使人见之，一个个都欢欣鼓舞，快意舒怀，不禁拍案叫绝。

如今却说那阮小七，从征方腊，得功回京，一例升授官职，除了盖天军都统制。那地方原是蛮荒徼域，人民梗化，不遵法度。这阮小七又是个粗卤汉子，不知政体，虽则到任两个月，只不过吃酒顽耍，那里耐烦理事？先时破了帮源洞，见了方腊的冲天巾、赭黄袍，一时高兴，穿戴起来，摇摇摆摆，不过取笑一番；却被王禀、赵谭看见，道他不该，变脸嗔喝。宋江劝住。那王禀、赵谭又在蔡京面前说他野性不改，恐有谋反之情。蔡京就奏过圣上，削除了他的官职。那阮小七是个豪爽的人，也不以为意，同着母亲仍旧到石碣村一向住居的所在，盖造了十来间草房，土墙竹篱，甚是清雅；寻了两三只小划船，收拾村中几个渔户做了伴当，依旧在石碣湖中打鱼奉母。只是衣食丰腴，不是那穿棋子布背心时的光景了。

一日是四月天气，万绿盈门，晴光潋潋，就带了两个伴当，提了一瓮村醪，几味鱼鲜蔬菜，到湖边柳阴之下，蓬头跣足，盘膝坐下，一面吃酒，一面看景。一连吃了十余大碗，看着那湖水山光，蓦然想起旧

事，心中懊恼起来，不觉连声叹气。伴当问道：“好好吃酒，为何忽然烦恼起来？”阮小七道：“你们不知，当初我家原是哥儿三个，靠着一身本事，在这湖中打鱼为活。只因奈不过贫穷，却被一个东溪村吴学究先生说去撞筹，到晁天王庄上商量打劫生辰纲，图个下半世快活。不料白日鼠白胜败露出来，只得同晁天王一班儿弟兄同上梁山避难。后来宋公明也来上山入伙，弟兄们越多了，做成掀天揭地的事业，尽好受用。无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后来天子三降诏书，宿太尉保奏，大家就收拾朝京。即差我们征伏大辽，剿除方腊。赤心为国，血战数年，两个哥哥俱死在沙场，骸骨不得还乡。我除皇恩，得授官职。只因破了清溪的时节，一时孩子气，穿戴方腊服色，被王禀、赵谭造谤，削夺为民，却也不在我心上。如今倒落得自在，随意打几个鱼，供养老娘，逍逍遥遥，再不受这伙奸臣的恶气了，到后来图一个囫囵尸首也就罢了！只是闻得宋公明、卢员外俱被奸臣假传圣旨，将鸩酒药死；吴学究、花知寨俱缢死在楚州墓上，岂不伤痛！若依我阮小七见识，当日不受招安，弟兄们同心合胆，打破东京，杀尽了那些蔽贤嫉能这班奸贼，与天下百姓伸冤，岂不畅快！却反被他算计得断根绝命！如今兄弟们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孤掌难鸣，还做得什么事！前日听人说，皇帝要在这山上建造庙宇，奉祀他们死过的这班人，不知确也不确。我明日备些酒肉，到山上浇奠一番，也是平日的弟兄情分。你们众人也都同去看看。”一头说，一头吃，把一瓮村醪吃得罄尽。叫伴当收拾了，一同回家。

一宿无话。次日起来，就叫伴当宰了一口猪、一腔羊，买些香烛纸钱，扛两坛酒，将划船装好了，两个伴当荡桨，又有几个随从着，慢慢的从石碣湖荡到梁山泊里。从金沙滩上岸，走在忠义堂基址上，一看光景，比前大不相同。但见：

万山料峭，野水苍茫。三关崩塌，四寨空虚。晴天正四月清和，惨雾似九秋黯淡。断金亭下，犹存珠贝零星；忠义堂前，剩得刀枪断缺。杏黄旗破幅挂松梢，锦战袍旧襟堆榭叶。空岩凝血，埋藏腐烂心肝；乱棘招风，挂满焦枯毛发。户额篆文尘燕屎，石碑姓氏蚀苍苔。豺嗥似醉汉鼾呼，虎啸疑登坛叱咤。正是：将军

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甚觉伤心。只见那山顶旁边乱堆着些砖瓦木植之类，却是新的，想道：“这自然是起盖庙宇的了。”随叫伴当搬上祭物，摆在忠义堂空地上，点了香烛，满满的斟六七十大碗酒，朝上乱拜几拜，叫道：“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众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诚心，备些酒肉重到山寨里望空浇奠，众位都要似生前一般，开怀畅饮。虽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闻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为国的好汉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后，自然魂灵随着哥哥同在一处。”说罢，放声大哭了一场，又磕了几个头，烧化纸帛，叫伴当把猪羊切碎，烫起酒来，大家来吃。伴当道：“不曾带得刀来怎处？”阮小七道：“不妨，我腰边有解手刀，割来吃罢。”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阿呀，也失带了！也罢，你就把手来撕开罢。”伴当撕肉烫酒，团团坐定，大块肉大碗酒吃了一回。

阮小七酒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说与伴当们道：“你们不晓得，这是忠义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黄旗，旗上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兀的不见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间供养晁天王灵位。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坛罗天大醮，报答神天，七昼夜圆满，上苍显异，坠下石碣，却篆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搀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败星，坐第三十一把交椅。若商议什么军情大事，擂起鼓来，众好汉都聚堂上，听传号令，好不整肃。那两边还有许多耳房、旱寨、水寨、仓库、监房，自从受了招安，尽行拆毁。如今变做满地荒草、几堆乱石了。你道可伤不可伤！”说一回，吃一回，不觉大醉，立起身来正打点收拾回船，只见远远山前大路上，敲着铺兵锣，蓝旗对对，执事双双，青罗伞下罩着马上坐的一个官员，吆喝而来。阮小七道：“好不奇怪！这山僻去处，那有官府来往？”说声未绝，渐渐直到忠义堂上来。阮小七定睛一看，那个官儿模样生得：

骨查脸，鹰眼深眶；绰略口，鼻须倒卷。广有机谋，常多冷笑。相府阶前施婢膝，济州堂上逞奴颜。

你道马上这官是谁？元来就是蔡太师府中张干办，前日随着太

尉陈宗善来山寨里招安过的。因他伶牙俐齿、擅作威福，阮小七把十瓶皇封御酒偷来吃了，换上十瓶村白酒。诏书上无安慰之意，众好汉心中不服，一齐发作，扯破诏书。亏得宋江劝解，连夜送下山，抱头鼠窜而去。因他极会逢迎，蔡京十分信任他，要抬举他一场富贵，对吏部文选司说了，讨这济州府通判与他做。到任未及三个月，因太守张叔夜升了廉访使，他便谋署这济州府印。倚着蔡太师脚力，凌压同僚，苛虐百姓，无所不为，人人嗟怨。他思量宋江这一伙虽然销散，那梁山泊旧寨或有旧物埋藏，可以搜寻；余党潜伏，缉捕得几个倒有些生发。这两日是四月天，农忙停讼，没处弄耸，趁闲来此巡察，不想却好遇着阮小七一起人在此，一见便喝道：“你这伙是什么歹人，又在这里啸聚！左右快与我拿下！”

阮小七不听便罢，听见这般言语，火星直喷，如何忍得，提着双拳说道：“我老爷在此吃几杯酒儿，干你鸟事！做张做智要来拿我！”跟随人役是认得的，道：“这便是活阎罗阮小七。”张通判大怒道：“你这杀不尽的草寇，重新在此造反！我今为一郡之主，正要剿除遗贼，怎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阮小七圆睁怪眼，手拍胸脯，露出那青郁郁刺的豹子来，骂道：“你这腌臢畜生！我老爷也曾为朝廷出力，征战多年，蒙授盖天军都统制。那里钻出来这害民的赃贼，无事便来撩拨老爷！”抢到马前，要提他下来，被众衙役拦住，不得近身。

阮小七大吼一声，想要杀他，身边又没有器械，就夺衙役手中藤棍，劈头乱打。把张通判的幞头一下打的歪瘪在半边。众衙役慌忙护卫，当不得阮小七力大，把藤棍一揽，都倒在地。张通判见不是头，扯转马，连抽两鞭，飞也似跑去。众衙役也都爬起逃走，走得慢的，被阮小七抓着一个，喝道：“这是什么野贼，倒来闯事！”擎着拳头便打。那人杀猪也似叫道：“老爷，不要打！不干小人事，这是济州通判，是东京蔡太师府内姓张的干办，新任未久，恐怕泊里另有什么闲人，故来巡视，认不得老爷，如此唐突。求饶了小人狗命罢！”阮小七道：“既然如此，且饶你。只是你去对那野贼说，敢是天大的胆，没事便来轻惹老爷！”那人得了性命，没口的说道：“小人就去说！”一骨碌爬起来去了。阮小七道：“原来就是那个张干办。不过是蔡京门下一个走

狗，岂可为民父母！朝廷好没体统！可惜不曾带得刀来，砍了这颗驴头便好！”正是：

书诗遂墙壁，奴仆且旌旄。

阮小七性定一回，酒也醒了，叫伴当收拾回船。划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候。对母亲说知此事。那婆婆埋怨道：“两个哥哥通没了，你是个独脚腿，每事也要戒些性子。倘那厮明日来合嘴，怎处？”阮小七道：“不妨。老娘放心，我自有对付，凭他怎地！”当夜无话，明早起来，依旧自去打鱼。

到第三夜二更时分，阮小七睡在床上，忽听得门外有人走动，抬起头来，只见有火光射到屋里，连忙爬起，穿好衣服，且不开门，跨口腰刀，手里提根柳叶枪，蹣跚脚来往墙头外一望，见一二百土兵，都执器械，点十来个火把，把草房围住。张干办带着大帽，紧身衣服，挂一副弓箭，骑在马上，叫道：“不要走了阮小七！”十来个土兵用力把篱门一推，倒在半边，一齐拥入。阮小七闪进后屋，从侧门里跑出，大宽转到前门来。土兵在内搜寻。张干办还在门外马上，不提防阮小七却在背后。说时迟，那时快，阮小七轻轻挺着柳叶枪，从张干办左肋下用力一搠，那张干办大叫一声，早颠下马来，血流满地。阮小七丢了枪，拔出腰刀，脖子上再加一刀，眼见得不活了。土兵听得门外喧闹，回身出来，不防张干办尸首在地，有两个绊着跌倒。阮小七抖搜精神，一连乱砍了几个，余多的各顾性命，霎时逃散。

阮小七走进屋里，连叫老娘，不见答应；地下拾起烧残的火把，四下里一照，只见婆婆一堆儿躲在床底下发抖，几个伴当通不见了，连忙扶出说道：“老娘受吓了。此间安身不得，须收拾到别处去。”婆婆道：“却往何处安身？”阮小七道：“前日听得路上人传说，邹润在登州登云山脚下，甚是快活。如今且去投奔他。那里躲避几时，却再理会。”随把衣装细软拴做一包，煮起饭来，母子吃饱，扶老娘到门外；拖起张干办并土兵尸首到草房里，放起一把火来，焰腾腾烧着。已是五更天气，残月犹明，参横斗转，见张干办那匹马在绿杨树下嘶鸣不已。阮小七想道：“母亲年高之人，怎生走得长路！何不牵过那匹马，骑坐了去！”就带住那马，扶婆婆坐好。自己背上包裹，跨了腰刀，提把朴

刀，走出村中，向北边而去。有诗为证：

千呵万笑骗乌纱，只合妆愁坐晚衙。

何事轻来探虎穴？一堆佞骨委黄沙。

话说阮小七杀了张干办，扶母亲上马逃走。那婆婆嗟叹道：“我生你哥儿三个，本等守着打鱼，待我吃碗安稳饭罢了，却上了梁山。小二、小五俱遭横死，剩得你一个，将就些儿指望送我入土，又闯出这场奇祸来！我老年之人受不得这般三惊四吓了！”阮小七笑道：“老娘不必嗟怨。这不是我寻他，却是他来寻到我头上，难道白白受那厮凌辱！只是有累老娘。今后寻得个安身所在，随他什么人在脸上打一白拳也不发怒了！”婆婆道：“恁般便好。”正是：

艰难随老母，惨澹向时人。

当下母子二人，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行了两日，听得过路的人说：“那梁山泊阮小七杀了济州通判，如今城市里奉着明文，画影图形搜捕。有人拿得着，给赏三千贯哩！”阮小七听得这般消息，不敢从州县里过，只望山僻小路行走。因是绕道穿山，路程就远了好些。约莫捱了十多日，到一座高山脚下，看那山势十分险峻。一来天气暄热，二来那婆婆受了惊恐，又途路上辛苦，一时心疼起来，攒着眉呻吟不绝了，看看坐不住，要跌下来。阮小七惊惶无措，却好山坞里有座古庙，轻轻扶老娘下马，搀到庙里，空荡荡并无一人。将包裹打开，把布褥铺在一扇板门上，伏侍老娘睡倒。婆婆道：“这回心里疼得慌，怎得口热汤水吃便好！”阮小七道：“老娘，你且将息片时，这里现放着锅灶，待我寻些火种来，便有滚水。”

把庙门反拽上，大踏步走去，四处并无烟火。蓦过一条小冈子，远远树林里露出屋角，飞奔前去，讨了火种，赶回来已是好一回了。正当晌午时分，红日当空，无一点云影。又走得性急，汗流满面，脱下上盖，搁在臂上，想道：“怎么这般炎热！好似当日在黄泥冈上天气一般。”

忙走到庙边，推进门来，板门上不见母亲，包裹也无了，吃这一惊不小。又忖量道：“想是母亲要登东，包裹怕人拿去，就带在身边。只是马往那里去了？”走出后门一看，都是乱草，四下里声唤，并无踪影。